

• Nan Wan jia •

男 玩 家

雪米莉 著

《男》字系列首部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畅销书作家雪米莉最新“男”字系列作品的第一部。是继风靡大陆“女”字系列作品之后，对读者的新奉献。

豪门公子许玉伦聪敏过人、胆识过人，备受家族器重和喜爱，即将成为执掌许氏集团大权的人物。然而这位洋博士从美国回来之后，却自组“博士帮”，以独特的方式进入香港社会，发誓要用自己的一套“玩”法，来震撼这块乍看歌舞升平的土地。

从富家小少爷，到黑道大阿哥，是一惊险新奇的历程。许玉伦以“博士俱乐部”为基地，汇聚一伙所谓“九十年代香港精英”，接连制造了：中环码头火并案；黑道巨头自杀案；离岛别墅凶杀案；俱乐部内枪战案……文质彬彬知书识礼的许公子，成了警方、黑道穷追不舍的“大玩家”，在明里暗处演出精采险恶的人生活剧，让人即震惊又感叹。

本书保持着雪米莉作品一贯特色：惊险曲折，扣人心弦，柔情处千回百转，阳刚里开心荡气，阅读的快乐，久久难忘。

序 篇 遇险旧金山

旧金山，是西方最具诱惑力的繁华都市之一。尤其对旅美华人来说，不到此城，似乎没有到过美国，更莫说领略花花世界的奇妙了。

豪门公子许玉伦，选择它作为回香港的最后一站，也是一种特殊安排，其中的奥秘和乐趣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。

下榻在豪华的希尔顿酒店，许公子便轻装外出，一身白色西装配上黑眼黑发，显得年轻健美风度高雅。在四季如春的西海岸游览城市，他总要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。

这个有博士头衔的大家少爷，既博学多才又会玩会乐，几年来把整个美国都玩腻了，甚至对花天酒地美艳迷人的洛杉矶也不屑一顾。

阿伦在脑海中构想着回到香港后的崭新生活，新鲜而刺激，他要一点一点去实现。每每想着那些惊心动魄的场景，他就亢奋不已。

在相当陡斜却五光十色的闹市里，白衣公子也引人注目，不少人对他那非凡派头侧目而视。他要去唐人街，凭他的经验去寻找需要的东西。

前面一个白肤金发的少女，穿一袭很露的超短裙款款而行。那修长丰满的身段很诱人，尤其臀部的形态更是撩拨人心。

这就是热情奔放的旧金山女孩么？阿伦心头一热，快走几步和女郎并肩而行。她的模样也很不错，俊俏中带着野性美。这种美感已在世界流行，他很想把体验的感受带回香港。

“小姐，请等一等，我想……”

他微笑着，这撩人的笑容，是他征服女孩的手段之一，很少失误过。

金发女郎望着他，海水般蔚蓝的大眼睛波动着，莞尔一笑：“先生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阿伦很有把握地挽住她雪白玉润的手臂，轻声说：“想请你陪我去唐人街玩一玩，当然，我会支付你报酬的，而且相当丰厚。”

女郎惊喜道：“你会给我多少钱？先生，我现在就想知道。”

“凭你的漂亮身段和脸蛋，我付一百美元，如果你让我满意，再加倍，五倍或者十倍，就要看你自己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他肋间就挨了重重一拳，身子猛地蜷缩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挣扎着抬头一看，跟前立着一个高大强壮的黑小子，正气势汹汹地瞪着他。那金发美女正倚在他身边，格格地笑着欢叫：“雷尼，亲爱的，别打太重，人家对我并没怎样嘛。”

黑小子揪着他，低吼道：“走！华仔，我们到一边谈。”

这种场景街上的人似乎见惯不惊，连围观的人都没有。等阿伦回过神来，他们已到了一个僻静小巷。他振作精神，笑道：“朋友，别要花招了，你们要什么？快说吧，我可要去唐人街办事呢。”

黑小子朝他的女友咧嘴一笑，快活道：“华仔，你很痛快，也好像很有钱，就给点钱走路吧！”

阿伦想也没想，就掏出一叠美钞丢过去：“小子，这些钱，够你和你的美人享受一番啦！也算我来旧金山交的第一笔学费。再见。”

“啊哈！艾莎，我们发小财啦，也可以到唐人街吃中国大菜啦！”黑小子把他的女友抱起来，像中了头彩一样高兴。

他走到街口，还回过头来看那一黑一白的男女，觉得那小子也是黑人中的美男子。他和白种少女相配，一刚一柔，那种生命的色彩美和形式美格外强烈，内心仅有的一点怨气也消散了。

他叫住一辆的士，直接去唐人街，如果再遇麻烦，就要耽误他的重要约会了。

华人约占旧金山全市人口十分之一，华人聚居的唐人街，自然是繁华热闹去处，其间中国式楼坊广厦金碧辉煌，吸引着对东方文化好奇的游客们。众所周知，这里鱼龙混杂帮会诸多，各种犯罪层出不穷，就连力量精锐的旧金山警方也大为头痛。

美琪酒吧在一幢中西合璧式建筑底层，虽不起眼却客人众多，不少是衣发古怪行为放浪的男女，敏感的人一踏进门，就能嗅到一股黑社会的气氛。

阿伦走到柜前，递给一领班模样的家伙十美元，低声问：“老龙头来了没有？”

面色蜡黄的领班打个呵欠，斜睨着厅角道：“你去问那小妞吧，她是老龙头的人。”

一看小妞就知是个混血种，她的打扮很嬉皮，浑圆翘起的乳房几乎有一半裸露着。她小巧的手里，竟握着一支大烟斗，抽着含大麻的古巴雪茄，性感的脸部带着一种沉醉和痴迷。

他说：“小姐，我姓许，能带我去见老龙头吗？”

小妞把一口很香的烟雾喷在他脸上，悠悠地说：“你是许先生吧？老龙头在等你。不过，我想把这支雪茄抽完再走。坐吧，听说你很有钱，想不到样子也挺帅气。嘻嘻，我一见钟情啦。”

阿伦把几张美钞卷起来，含笑插入她的乳沟里：“走吧，小姐，抽白粉比雪茄过瘾啊。”

小妞像服了兴奋剂，一蹦而起，挽着他就走，嘴里嗲气道：“许先生真是富家阔少，你带我到香港玩玩好不好？我可不会光花你的钱而让你失望的哟！”

拍拍她不停扭动的臀部，他说：“见过老龙头再说吧，我的小美人。”

混血小妞带他进入一条狭窄的小街，那景象简直跟九龙砵兰街一带没多大区别，甚至杂乱污糟得多。

在一幢纯粹中式小楼门口，小妞站住了，用一种复杂矛盾的目光瞅着他，小声道：“老东西在里面。许公子，如果你能再到美琪酒吧来找我，那我就太高兴啦。”

小姐像野猫一样一晃就不见了，阿伦冷笑着推门而入，沉声道：“龙先生在吗？”

“许先生，你很准时，我就喜欢有英国绅士风度的年轻人。你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钱带足了吗？”

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，在阴暗的客厅响起。他费很大眼力，才看清神龛下太师椅上盘腿而坐的老人。

他心地肃然，平静道：“我有美洲银行的现金支票，填好数字签上名，就可以提取。”

“哈哈！……”老家伙像野狼一样笑着，“许公子，你在支票上把名签好，数字就由我来填吧。至于你要的东西，我保证给你送到船上，一件也不少。”

他一愣，瞥见在身前身后隐现的人影，故作轻松道：“好吧，请开灯，我马上就签。”

“到窗边来！这儿光线不错。”一个壮实汉子叫道。

阿伦慢慢走过去，突然飞起一脚，正踢在那汉子胯下致命处，他哀嚎一声就蜷缩成团。他接着一个跃扑，随着一片木格玻璃碎裂声，人已滚倒在屋外。

“快抓住他！我要活人！妈的，只要支票到手，死人也行！”里面传来老龙头的狂怒大吼。

几条彪形大汉猛冲而出，手持特制棍棒追赶阿伦。他慌不择路，拔腿乱奔，肩头挨了一棒，被摔个饿狗吃屎。刚要翻身，背上已被一只有力的脚狠狠踏住。

“妈的，你在龙大爷地盘上，跑得掉吗？”一个汉子骂骂咧咧，“再跑，老子就割掉你的脚筋！”

这时一个高大黑人从街角站出来，用一支罗格左轮对准

那汉子，操着流利的华语说：“小子，放了这位先生，不然我叫你脑袋开花。”

汉子赶快松腿，而他后面的人却想掏枪。

“砰”地一枪，那人的手臂像被折断的鸟翅一样垂了下去，鲜血溅出老远。

黑人叫道：“通通滚回去！告诉老龙头，是雷贝托干的。他还欠我一份情，这次就算一笔勾销了。滚吧！”

刚才还凶神恶煞的汉子们，此时像夹尾巴狗一样，仓皇而逃。看着他们那副狼狈样子，阿伦也忍不住笑了。

他向黑人伸出手：“谢谢你，雷贝托先生，我叫许玉伦……啊呀，是你小子！怎么？一直在跟踪我？”

雷贝托就是在闹市区利用女友诈他钱的黑小子，不料他竟跟着自己进了唐人街，连一点觉察都没有。更令他惊讶的是，这小子居然能说一口流利华语！

“幸会，许公子。不是我又打你什么主意，而是我们之间也许存在某种缘分，使我一见你，就不想离开你，连漂亮女友也可以放弃啦。”雷贝托诙谐地笑道。

阿伦也承认，自己很喜欢这个精明强悍的黑小子。

目 录

I 序 篇	遇险旧金山
1 第一章	豪门奇公子
29 第二章	富室女娇娃
54 第三章	绑架男玩家
78 第四章	旧情两依依
106 第五章	码头大火并
144 第六章	香海夜追杀
178 第七章	弑父黑枭雄
205 第八章	离岛血腥案
243 第九章	两帮生死斗
276 第十章	天网疏不漏
304 尾 声	白色十字架
306 跋	

第一章 豪门奇公子

“砰！”随着清亮的脆响，一只精美昂贵的希腊花瓶花瓣似的碎开，纷扬到图案别致的波斯地毯上，晶莹的光斑闪烁不停。

“这也是音乐，美妙而带色彩。”

坐在意大利皮沙发上的许玉伦，吹吹枪口淡蓝色轻烟，满意地笑了。

他的黑人保镖雷贝托身板笔挺目光炯炯，得意道：“少爷，这玩意儿，可是我从纽约黑人区一个古怪的老黑手党那儿重金搞来的。老东西说，如果配上爱尔比·菲理瞄准镜，它连一公里外少女的乳头都可击中呢！”

“哼，”许玉伦唇角拉起一丝冷笑，手一扬就将那把手枪丢入湛蓝的海里；雷贝托，你什么时候才会变聪明一点，那种破枪也配本公子玩么？我真得让你开开眼界！”

他随手打开身旁的一口“花花公子”牌旅行箱，蓝浸浸的光焰中，雷贝托看傻了眼，嗫嚅道：“少爷，这不是一箱书么？怎么？……”

“书？本少爷是堂堂哈佛大学博士，还要书干什么？连

《圣经》也只能当手纸！告诉你，这是罗格左轮手枪，这是盖利尔来福枪。它叫 MAC，是一种美制微型自动枪，每分钟发射 1200 发子弹，玩起来挺过瘾。还有这个新玩意儿，是奥地利人的新发明，戈鲁克 17 型手枪，整个枪体的金属材料不过 20%，可以说是把塑料手枪，国际恐怖分子想它想得要命！小子，你见过这种定时炸弹吗？它可是西西里岛人的特产，连一座白宫也能炸个底朝天呢。这小东西，是以色列军人的宠物，真像一只又香又甜的芒果，却足够让 120 个人一命呜呼的。哈哈，你光瞪眼干嘛？这也是学问，玩通玩精，比博士还要博士呢”

许玉伦文质彬彬温文尔雅，谈枪械如谈书本一样从容不迫。不用说，他已是玩枪专家了。

面对一大箱骇世惊俗的枪械，职业杀手出身的雷贝托也目瞪口呆，小声道：“少爷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许公子秀眉一扬：“玩嘛。你知道我是个大玩家，玩遍了古今中外的书本，又玩厌了赌窟马场和花花风流窝，只有这些新鲜玩意能带来新刺激。你小子还怕玩么？”

雷贝托也亢奋起来，面上闪动着黑缎般的光彩：“少爷，只要你高兴，玩命我也陪你。”

“哈哈，这才是整个洛杉矶都畏惧的黑炸雷嘛！咱们回到香港，要玩出博士级的水平来！”

许公子抓起那把微型自动枪，做了个扫射的架势，逗得雷贝托喜笑颜开。

这一主一仆，此刻正在“印度公主”号豪华客轮上，他们的特等包房可谓豪奢至极，连鲜花也是昨天才离开荷兰的土

壤，飞到新加坡，再送上船的。

游船刚刚驶过纳士纳群岛西北面海域，平稳地进入烟波浩瀚的南中国海。

时值盛夏，海蓝天青，原本多事的水域，如今安宁得如同恬静辽远的草原。

轻曼欢快的舞曲飘进舱内，撩拨两颗好动的心。雷贝托提醒道：“少爷，船上露天舞台正在举行奇装舞会，派克船长曾亲自请你赴会，你也答应了，我们去吧？”

许玉伦整理一下洁白的西装和耀眼的玫瑰红领结，傲然道：“我看全船的男人女人都很平庸，你想寻欢作乐？试试运气吧。”

雷贝托黑面孔黑西装，英挺而有雄风，征服女人是好手，但他却很少放肆过，因为有个对他一见钟情的白女孩，总像星星一样在他脑海闪烁。

他们走出船舱，一眼就看见多姿多彩的舞场，全身感官不由自主随之波动起伏。

尽管在丽日朗照的白天；那舞场还是用鲜花和彩灯装饰，显得华丽灿烂。舞者服装奇特不羁，男士有穿庄重非常的燕尾礼服的，亦有仅系三角巾遮羞的大半裸者。女士更是五花八门，巴黎艳装，土著绳裙和露胸亮肌的比基尼都有。

他们跳得很投入很疯狂，好几对都扭成了一团，肌肤间火花迸射。

舞圈中心是一对格外触目的男女，他们的舞姿相当潇洒放浪，旁边还围着几个捧场的油脂仔，不时发出喝彩的刺耳说叫。

男的乌发白面，显得年轻精神，穿条“柏仙奴”轻绸肥大短裤，上身赤裸胸毛茸黑，一条很粗的金链在半隆的胸肌上晃个不停。那日光黑剑一般，象要把在面前舞动的女人劈成两半。

女的秀发齐肩玉面照人，一颦一笑都生机勃勃。她不过十八九岁，却成熟得让人欲饮欲饕。她仅用巴掌大绘了古怪图案的褰裤遮住小腹以下，上身全裸，却用一个鲜花结成的花环巧妙地掩饰丰硕的双乳，偶有露风，更让人想入非非。那随着舞曲流动的肌肤很美，让人想到玉，想到雪，内心一片浸润欢畅。

“这小姐可能是在新加坡上船的？是肥羊还是母狼？也许两者都是。许玉伦漫不经心地盯着她。

雷贝托已相中一个穿比基尼的混血女郎，以他矫健雄放的舞姿，很快吸引了她。他一手揽住她的柔腰，一边朝主人叫道：“公子，上啊！那个鲜花小姐该属你啊！”

一股血在许公子胸前冲动，白皙的面孔顿时红光四射，修长的躯干如马场的烈驹跃跃欲试。

偏偏这一刹那，鲜花女孩的亮眸对他挑逗一笑。

他迈着豪放的舞步过去，果敢地分开围观的人群，径直来到少女身边。

他的风采和洒脱，衬出那胸毛茸茸的男士的粗野，那女孩兴奋得发出欢快的呻吟，撇开旧舞伴，将整个身子朝他依偎而来。

乐队也陡然激情焕发，奏起野性十足的新奥尔良爵士迪斯科，所有舞者都禁不住手舞足蹈臀部扭晃。

许玉伦像一位高贵的英国王子，一举一动热忱奔放恰到好处。那少女则似一位美艳的酋长女儿，挺胸摆臀倾心尽情投入贴切。

许多人都停了下来，目不转睛地观赏这激动人心的一对。海天为之而清朗，乐声为之而灵动。

那群奇装异服的油脂仔，簇拥着他们面色阴沉目光冷锐的大哥，把拳头捏得咯咯直响。

而那对沉浸在歌舞天国的年轻男女，只知狂欢，忘却了一切。

舞曲漫向高潮，那鲜花少女欢嚷一声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扑过去，搂着许玉伦一阵狂吻，在他光洁的颜面上印下不少鲜红唇印。

“好啊！”舞客们欢呼起来。雷贝托的声音最响，那混血女郎已整个儿蹒缩在他宽厚的怀里了。

“啪”一声闷响，接着是鲜亮的红血飞溅，许玉伦下颚挨了重重一拳，清俊的面庞立刻歪斜，来不及喷射的血，在唇角悠悠流下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雷贝托一个箭步冲过去手中已有一支乌亮刺目的手枪。

“啊呀！枪！——”舞客们惊呼四散，可那群油脂仔却岿然不动。

黑胸脯的家伙厉叫道：“黑鬼，问问你家公子想干什么啊！他抢了老子的舞伴，还把她勾引得神魂颠倒，我没了面子，当然也得打烂他的面子。来啊，有种的朝老子开枪，大不了胸口碗大个窟窿！不过你家少爷也会被撕成一张破网，

惨不忍睹，嘿嘿！”

雷贝托定神一看，每个油脂仔手上都有一把快枪，他若动手，许玉伦插翅也难逃出火网。

这时许玉伦温和地一笑，用雪白的衣袖擦去唇边的鲜血，坦诚道：“朋友，为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，何必大动肝火，既然你想据为己有，我拱手相送，因为老兄的面子的确比我大多啦。”

黑胸脯紧绷的面孔松动了一下，一个油脂仔叫道：“你小子真他妈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们老大是九龙廖大少爷，连香港总督也得让他三分呢！”

九龙廖家是十四 K 的老巢，不光财力雄厚，势力也强大，连红棍草鞋也能横行港九，更莫说衣襟角也能扫死人的廖家大公子了。

许玉伦在研究西方经济学之余，对世界黑社会也颇有研究，香港更是重点，对三合会、十四 K 大圈仔等大帮派简直了如指掌。

他却没想到廖家大少爷廖正峰是这副模样，照片资料上他似乎端正得多。他拱手道：“原来是廖公子，学生实在有眼无珠，敬请海涵。阿雷，还不快向廖公子赔礼致歉！”

雷贝托立即恭顺道：“小人冒犯，随便公子怎样处罚都行。”

廖正峰瞧也不瞧他，大咧咧走过去，一把揪断少女胸前的花环，用指尖弹弹，浪笑道：“小姐，你这颗又红又熟的葡萄，早晚该本公子品尝。不过，我得先好好将你打扮一下。”他打了个响指，一个油脂仔立刻捧来一袭华光四射的衣裙。

他一面为她穿，一面笑道：“我的美人儿，这可是皮尔·卡丹大师的新作品啊。我用它将你包裹起来，免得你招蜂惹蝶，只供本公子独自欣赏。哈哈，美妞儿，本公子够有情意的吧！”

这一切都在大家的注视下进行，面颊绯红的少女居然从容镇定，任他信手装扮，一只黑亮的眼睛还朝许玉伦眨巴一下，好像个游戏正浓的大孩子。

廖公子又一个响榧，哑然许久的乐队，如梦中惊醒一般，又嘈嘈切切地欢悦起来。

“跳啊，尽情地跳啊！——”油脂仔们围着老大和那少女，也神经质地扭动身子。

少女随着音乐翩翩而舞，华丽轻盈的裙裾漫卷翻飞，不时亮出丰腴的大腿，掀起阵阵热潮。

廖正峰也跳入舞圈，做出滑稽而得意的舞姿，引起他的小兄弟一阵喝彩鼓掌。

这是善于忘却的年代，舞客们又双双起舞，不顾一切地寻求各自的欢娱，不少人头脑里都梦想着萍水艳遇。

浑身血斑的许玉伦慢慢踱向船头，表情毫不沮丧，却有几分古怪的自信。

雷贝托跟在他身后，冷笑道：“还没到香港，你就玩出这水平，真叫我窝气！你怕，我去！叫他们捅一身血孔，也痛快啊！”

许玉伦不理他，望着那片蓝得透明的海水，平静道：“你去玩吧，那混血女郎很性感，也很有火劲，我看她已迷恋上你啦。快去吧，我想在这儿静一静，吹吹海风。干嘛看我身

上的血花，它不也挺美吗？”

黑保镖难过地扭转头，果然发现那女郎倚在不远的船舷边，正热辣辣地注视自己，那饱满的胸部起伏如涛。

雷贝托走过去，生硬地说：“你想要我？”

女郎毫不羞涩的点点头：“当然想，你不一样吗？”

他说：“我们得有地方，我可不想弄脏公子的包房。”

女郎笑道：“我也住特等包房，那张床一点不比你公子房里的差，名贵香水的气息却浓得多呢。”

高大健壮的黑人不再言语，将她拦腰抱起来。混血女郎温驯如猫，在她的黑王子的怀里尽情享受。不远的舞场上乐曲声很强烈，她的柔韧身子也开始有节奏地抖动。

许玉伦眼前只有大海，耳边只有海风，心境静得如无风无浪的海湾。

这一刻他什么也没想，仿佛方才什么也没发生，他似乎只是一只普通海鸟，偶尔停足在这豪华客轮上，船上的一切都与自己毫不相干。

半个多小时过去，他才收回目光，重新望着白衣袖上的紫红血斑，脸上又露出古怪的笑容。

身着制服的派克船长出现在他身旁，轻声道：“许先生，你是做学问的大博士，不必同那些弄拳玩枪的黑道仔计较。我很敬重你，如同敬重你的父亲一样。”

许玉伦道：“船长，你说得对，黑道和书道当然水火不容，但也可以各行其道互不相干。你想喝一杯吗？我请客。”

派克船长盯着他身上的血渍，关心道：“你是否该换一套衣服？我派侍者去取。”